

開放文學－推理探案－楊乃武與小白菜 第三回 椿樹凋殘董花花折 桂華皎潔蘭葉芬芳

話說喻敬天，同了妻子王氏，聽的葛大病重，忙奔到葛家，一踏進後門，喻氏一見，早雙淚交流，十分悲傷。敬天、王氏二人到床前一瞧葛大，見葛大這時，已是雙目昏花，連人也不認識的了。手足不住的牽動，口中只是胡言亂語。知道光景不好，說不定旦夕之間，有絕大變故。心下雖不明言，知道葛大已不久于人世的了。便回轉身來，在外面坐下。喻氏嗚咽著道：「兄弟，不想你姐夫，竟一變即變到如此地步，瞧他人是不成功的了，只是有一件，萬一你的姐夫橫了下來，叫你姐姐兩手空空，怎麼辦呢？叫你姐夫，赤身露體，去下泥坑不成？這非請兄弟同我想個法兒，是過這件大事，做姐姐的，心裡總知道的哩。」敬天聽了，暗暗一想，這件事情，雖說得不錯，可是自己也非是個有錢的人，葛大死後，一切棺木衣衾等物，最省儉些，也得數十兩銀子，一時那裡去取呢？倘是一無預備，真叫姐夫赤身露體，下泥坑不成？自己瞧在同胞上，也不能不同喻氏想個法兒。便向喻氏道：「姐姐這話，再也不錯的。萬事都須先行預備一下，免得臨時困難。不是兄弟說一句不知進退的話，依兄弟看來，姐夫這病，實是凶險得很，快些辦後事要緊，先沖一沖喜再說。」喻氏聽了，禁不住啞聲痛泣起來，含著兩行悲淚，向敬天道：「兄弟，姐姐早想到了這件事情，只因家中除了開店的許多家具之外，連一件光鮮些的大挂子，都當掉的了。把家具去賣，一時又沒人要，這如何是好呀？」敬天也不禁愁眉不展起來。立起身來，在屋內團團的走了幾個圈子，把手在頭上搔了一回，仍然想不出一個妙法。王氏在一旁，忍不住向喻氏道：「姐姐，這事如今也說不得了，這是姐夫最後的一件大事，不能含糊，非得即速預備妥當。不然，人是不成功了，一件東西沒有，那怎麼辦呢？以俺看來，姐夫萬一不好，只剩了姐姐同了三個孩子，品連最大，也也有十四歲哩，不能再開店做買賣了，必的另想別法。這些開店家具，倒也不少，留在家中沒用處，不如把這些東西，命你兄弟想法賣掉，或者可以得到數十塊錢哩。再是不夠，那便容易想法了。」喻氏道：「弟媳婦的話，固然不錯。這些家具，留在家中，本來不能再行應用，但是誰要這些東西呢？」王氏道：「這也說不的了。把這些東西，賤價賣掉，大約還不致沒人貪這便宜。前日俺聽見你兄弟說過，不知有誰要開豆腐店，賣給了他，豈不是一得而兩便呢？」敬天道：「這事我早已想到，只因那人雖說是要開店，卻得停上一二個月的光景。如今這裡，乃是立即等著用錢，怎能等著。」喻氏道：「既是這樣，能不能先在那裡借上幾十塊錢，利錢不妨厚些，這也沒法的事。將來兄弟向這要開店的人說好，這些東西賣給了他，就把這錢還了人家。不怎樣，越發的難了。」敬天聽畢，又低頭沉吟一回，方向喻氏道：「這個辦法，錯是不错。或者可以成功，不過利息卻很重的，除非是到放印子錢的山西人手中，才能借到，待我去同他商量一番，就把家具作抵，將來由我把家具賣掉，再把本利算清，不知他可能答應，待我去商議一回。成與不成，再來報告姐姐知道吧。」喻氏道：「一切都費心兄弟，瞧在同胞面上，幫著你姐姐。你姐夫一個不好，在九泉之下，感激兄弟的。」敬天道：「都是至親骨肉，這還用客氣嗎。」又向王氏道：「你在這裡陪伴著姐姐，俺去商量。」說畢，卻飛也似的出門去了。

喻氏同王氏，帶著品連、生姑、三姑三人，仍回房中。一瞧葛大，竟是雙額如火一般的通紅，喉間格格格的痰聲，雙睛上翻，已是不醒人事。喻氏一瞧，覺得情形不好，忙伏在床上，高聲叫喚。葛大只把雙目微微的轉了一轉，又微微的點了點頭。喻氏見了，知道不好，忍不住痛哭起來。品連、生姑，也不覺低聲啞泣。惟有三姑，人事不知，立在一旁，只向著葛大嘻嘻的發笑。喻氏不禁嗚咽著道：「你還笑呢，你父親一不好，這日子不知怎樣過呢？」說著，又痛哭不止。約有半個時辰，見葛大猛的一睜雙目，向喻氏等看了一看，長嘆了一聲，舉起一雙瘦如雞爪般的手來，索索的抓個不住，向桌上指著。喻氏不解，葛大又向桌上茶碗指一指，喻氏方知道葛大要茶，心中倒很歡喜，忙倒了一杯茶，托在手中，湊在葛大嘴邊。葛大勉強飲了一口氣，喻氏一手扶著葛大道：「覺的怎樣，好些了嗎？」葛大把失神的眼珠兒，向喻氏一轉，口中嘆了一口氣，微微流出些眼淚，把口張了幾張，卻一句言語說不出來。喻氏忙問道：「什麼呢？快別說了，多傷神咧。」只見葛大，猛然間牙關一咬，向後一倒，把喻氏的一雙扶住葛大的手直壓下去，險些兒把喻氏帶跌床上，喻氏忙縮掉了手問道：「怎樣呢？」一瞧葛大。已是面色大變，雙睛上翻，口中流白沫。喉中痰聲，格格響個不停。喻氏知道不好，忙高叫道：「當家的，怎樣呀？」王氏在一旁見了，忙也上前，在葛大胸前撫摸，幫著叫喊，一手拈著葛大人中，葛大只是雙目亂翻，並不蘇醒。品連、生姑二人，早上前將葛大胸腹之間。用力連摸。鬧了一陣。聽的葛大喉中，痰聲越發的響亮，漸漸的氣息細微起來。喻氏瞧見不好，已連哭帶喊，高聲叫葛大醒來，一壁雙淚直流。品連、生姑人雖幼稚，已知人事，也禁不住嗚咽起來。王氏知是不中用了，忙向喻氏道：「姊姊，我瞧姐夫，不中用的了，快預備後事要緊。」喻氏哭著道：「弟媳的話，雖然不差，只是兄弟尚未回家，家中一個大錢沒有，如何是好？」王氏道：「這也說的是，哪買東西沒錢，自然稍稍等一回，在姊丈身上，也得把他收拾清楚，不能叫他骯髒著去呢。」喻氏聽了，一壁忍著哭聲，命生姑到廚房中去燒水，自己在衣箱內找了一回，找出了一身乾淨衫褲，放在床邊。這時葛大已剩了一絲游氣，去死不遠。

喻氏正是著急，聽得外敬天叫道：「姊姊，姊丈怎樣了？」話方完畢，敬天已奔將進來。喻氏忙招呼道：「兄弟，事情怎麼樣了？你姐夫已不好了，你瞧吧。」說著把手一指床上，敬天把床上一看，不禁垂淚道：「既是如此，快辦後事要緊。方才我到那家人家，把家具押給他的言語，向他說了，他倒願意，不過要我作保，我已應了下來。如今把所有家具，押了一百五十塊錢，言明子利三分，每月四元五角，三個月本利一齊付清，錢已付給我了，可以快去辦東西哩。不然，一時措手不及，那就為難哩。」喻氏嗚咽道：「如今姐姐心中，已是亂如亂麻，一切都沒心思，諸事都的費心兄弟，瞧在同胞面上，總的幫著你的姐姐的。」敬天道：「這還用客氣嗎！如今這樣，瞧姐夫總是不與的了，待我出去，把一應東西，都預備就緒，帶回家中吧。家內也得留一些錢，也有些他用，好歹總盡這一百五十塊錢用就是了。」說著取出了五十塊錢，交給喻氏。自己帶了一百塊錢，匆匆的去了。

喻氏在家中，把生姑燒來熱水，同葛大說過。不多一回，葛大已一口氣不來，死了過去。喻氏、品連、生姑，都號啕大哭起來。便是三姑這傻子，也隨著眾人痛哭。王氏在一邊，也忍不住雙淚交流，好不悲傷。滿室中飽含著哀慘之色。不一刻，敬天早押著人役，把棺木衣裳，一齊購辦回來。見葛大已死，禁不住也哭了一番，有了錢百事都容易，叫了人役，把葛大安殮起來，擇日開吊。安殮舒齊，天已晚了。這天敬天王氏夫婦二人，即宿在葛家，陪伴喻氏。晚上又叫了五個僧人，超度葛大。自這天起，敬天王氏二人，常在葛家，助著喻氏料理喪務。敬天又怕喻氏思夫悲切，苦壞了身軀，不時的勸慰。喻氏心中，悲哀自不必說，只因瞧品連年世幼小，三姑又是個傻子，不能不仗著自己扶著成人。敬天也常把這事相勸，只得稍殺悲痛，勉強主持家事喪務。過了三七，便擇定了一天，把葛大棺木，開吊出去，到墳上下了葬。到了這一天，來的吊客除了王氏敬天夫婦之外，還有一個葛大的堂兄弟，同了幾個親友，一齊祭吊了一番，即升炮起送喪。喻氏、品連、生姑等，自然又有一番大慟。直到安葬已畢，親友也都散了，家中只剩了敬天王氏二人。喻氏把喪事中所化費的錢，仔細一算，一百五十塊錢，只剩下了二十餘塊，已是一切都很簡省，便向敬天道：「兄弟如今剩了姐姐一人，又有三個孩子，姐姐又不能到那裡去掙錢，如何得了呢？」說著不禁又痛哭起來。敬天忙安慰道：「姐姐且別悲傷，難道做兄弟的能睜開了眼，瞧著姐姐餓死不成？總的想法子維持哩。」喻氏只是雙目落淚，敬天也知道喻氏心中悲傷，當下即留在喻氏家中，到了明天，方才告別回家。臨行之時，又勸慰了一番。喻氏謝敬天自回裡面。

過了幾天，恰巧敬天的朋友到來，要開豆腐店，敬天忙把葛家的開店家具，一齊盤給這人，一共算了二百元錢，當時錢物兩清，敬天把一百五十四元五角，還給放印子的錢。其餘的四十五元五角，交給喻氏。喻氏心中，十分感激敬天，也稍稍的安慰了一些。仗著自己會做活計，替人家縫些針線，母子四人，清貧度日。不夠之時，便把所餘下來的錢帖補。

光陰迅速。匆匆又過了一個年頭。品連已是十八歲了。有一天，小大忽地不知去向，不見個無影無蹤。這時太平天國的軍隊，已到了倉前，小大正是被太平軍抓去當了小長毛。喻氏生姑悲傷，自不必說，只是沒奈何的事，無法可施。喻氏的家況，越發的不如以前。起初還有敬天照顧，後來敬天的家景，也一天不如一天，弄得自己的一日三餐也很費力，怎能照顧喻氏，生姑的母親畢王

氏，雖有幾次自南京來瞧女兒，卻因家中依舊貧苦，不能救濟喻氏。喻氏這時已是成了三餐不繼的了。暗暗一想，自己若是再不設法，別說自己，竟要餓死，連三姑等，也得餓死。葛家只有這三姑一個根苗，怎能叫她滅絕呢？想到這裡禁不住悲痛非凡，只得仍同敬天商議。敬天因喻氏年紀尚輕，家中又這般的窮苦，若要守節，那就非得餓死不成。品連又不知那裡去了，三姑又是個傻子，要守節也就難了。不如找一家小康之家，再醮過去，把三姑帶了過去，或者品連可以回來，由喻氏扶養成人。合親之後，找生意，使品連可以自立。如此葛家一脈香煙不致斬盡斷絕，豈不是兩全其美。當下即把這個主意，向喻氏說了。喻氏心中雖也有些不愿，無奈若要守節，便要餓死。品連回來，也無人扶養，不得好處，葛家香煙，就此斷絕，那罪就大了，不如反是縱擁的好，因此倒也不表反對。

事有湊巧，倉前鎮上，有一家小康之家，姓沈喚體仁。家中雖不豪富，還算的寬裕度日。在這一年中，妻子得下病症，不治而死。生著三個孩子，最大的尚只有十四歲，其餘一個十二，一個十歲。體仁平日，須到外面去做事，妻子一死，家中便乏人照料，一切家務，也沒人料理。欲娶一個續弦，得須能料理家事。人品亦要去得。托人尋找，可有相巧人物。便是再醮，倒也不要緊，只求家中三個孩子，有人照顧，一切家務，可以料理就是。這事被敬天知道，暗想姊姊喻氏，若能嫁了體仁，將來品連一時回來，不愁沒人照顧，倒是件很好的姻緣，忙托著媒婆，前去說合。本來喻氏人品相貌，都還去得。且是伶俐，整治家事，又十分精細，沈體仁曾見過，聽得很是愿意，即一口應允。敬天大喜，來向喻氏說知，喻氏本來都聽命敬天，聽敬天說好，自然也很愿意，只是必須帶了三姑等過去。又說明品連回來，也得同住。敬天見喻氏答應，忙把喻氏的要求，向體仁說了。體仁倒亦答應，當下即選定日期，體仁把喻氏娶將過去，到了這天喻氏送過葛大神主，又哭泣了一番。敬天在一旁，把喻氏勸了半晌，方才停住悲聲，即帶了三姑，嫁給了體仁。夫婦之間，十分的和穆。生姑這時，由畢王氏領回家去，言明將來品連回來，仍領過來。體仁把三姑并不欺侮，視同己生。喻氏本不是潑辣婦人，把體仁前妻所生的三個兒子，很是歡喜。敬天見是如此，便放下了心腸。

流光匆匆好不迅速，不覺已過了五個寒暑。有一天，品連忽地回得家來，說是由太平軍中逃回，這時已是二十五歲了。當下找了敬天，問喻氏的去向。敬天忙領到沈家，與喻氏相見。喻氏見後，自然是悲喜交集，便留住沈家。體仁也以自己所生的一般看待。恰巧畢王氏帶了生姑來探望喻氏，詢問品連消息，知道品連回來，十分歡喜，即仍把生姑留在沈家同住。生姑這時卻到了十八歲年紀，生的如花如玉，美貌非常，竟是有沉魚落雁，閉月羞花顏色，真是容光顏照，嬌麗無匹，是個千嬌百美的美人兒。倉前的人，沒一個不稱贊生姑，是一個天仙化身，便送了她一個外號，因她的身體嬌小，玉膚如雪，都喚做小白菜。品連因葛氏一脈，只有品連一人，喻氏不愿姓沈，仍是姓葛。倉前人為了品連父親，喚做葛大，便都叫他做葛小大。惟有三姑越發的生得醜陋不堪，傻呆異常。比了嫂嫂生姑，是有天地之隔。倉前人因他生的人既矮小臃腫。又是膚色漆黑，便喚作塌枯菜，兄妹三人，都有一個外號，這一年中，忽地體仁家中，發生了絕大變故出來。欲知後事如何，且聽下回分解。